

从回  
于泥页

英雄之系列

刘忆江  
著

飞龙在天  
中

——汉武帝系列长篇小说——

# 大汉武帝



渊博深厚的史学知识与精彩细腻的小说笔法  
一气呵成，令人欲罢不能！

这是一个青年如何君临天下，  
最终成长为伟大帝王的故事。

时隔 2100 多年，历史中隐藏的细节终于重见天日……

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梁由之策划

刘忆江  
著

# 汉武大帝

之

飞龙在天

中

— 汉武帝系列长篇小说 —

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

©刘忆江 201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武大帝之飞龙在天：全3册 / 刘忆江著. — 沈阳：  
辽宁人民出版社，2018.8  
ISBN 978-7-205-09255-9

I. ①汉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3740号

---

出版发行：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：110003

<http://www.lnpph.com.cn>

电话：024-23284321 (邮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：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印刷：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：170mm×240mm

印张：56

字数：840千字

出版时间：2018年8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赵维宁 任河

装帧设计：丁末末

责任校对：常昊

书号：ISBN 978-7-205-09255-9

定价：185.00元(全3册)

---

### 三十九

元光五年冬，卫子夫终于生下一个女儿。刘彻内心的欢喜，难以言喻，女儿的出生，彻底扫去了盘踞他心中十年的阴影。有了女儿，儿子也一定会有的。

他抱着女儿，笑得合不拢嘴。“皇后，过来看看，这丫头又白又胖，还冲着朕笑呢。”

陈娇瞥了眼那孩子，勉强笑了笑。心中仿佛长满了荒草，有无数只虫子在里面爬动。

“朕看这丫头的眉眼很像朕，皇后看是不是？”

孩子很可爱，眉眼也确实像皇帝，可惜不是自己的骨肉。“这孩子相貌不错，是挺像陛下的。”陈娇苦笑道，她想作出为皇帝高兴的样子，可就是做不到，心里像翻倒了的五味瓶，说不出是种什么滋味。

刘彻将孩子交还给乳母，要她转告卫子夫，哺乳后将孩子送去长乐宫，让太后也见见孙女。乳母退出后，刘彻要陈娇坐下，很关切地问道：“朕看你脸色不大好，身子没有不适吧？”

陈娇神色落寞，摇了摇头。

相对无言，良久，刘彻道：“皇后该做些甚，本用不着朕提醒你。皇后领袖六宫，要胸怀大度，能容得下人。堂堂正正，方可母仪天下……”

皇帝话中有话，陈娇一惊，随即恼羞成怒，满腹的积怨一下子爆发出来：“胸怀？堂堂正正？我哪里做错了么？皇帝若觉得我不配做这个皇后，明说

好了！”

少年夫妻，每逢见面却形如怨偶！刘彻既感伤，又无奈。他摆摆手道：“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个。今日请你来，为的是几件关涉后宫的事情，朕该听听皇后的意思。”

陈娇揣度出是什么事，冷着脸一言不发。

“这头一个女儿，朕要加封她为长公主，选定名号之前，就先称作卫长公主。”

“天子的长女自该封为长公主，这事陛下用不着同我商量。”

“卫子夫为朕生了孩子，母以子贵，朕打算加封她为夫人，皇后以为如何？”

“我记得祖宗的成法，宫人生有皇子，也就是儿子，方有资格加封‘夫人’名号吧，难道我记错了？”

“朕十年苦等，才等到这么个孩子，卫子夫功莫大焉！封她个夫人，不算过分。”

陈娇冷笑道：“陛下贵为天子，言出法随，想封谁就封谁呗，问我做甚？我说了也是白说，陛下又何苦做样子给人看呢！”

刘彻的好心情一下子没了，他双手拄膝，恨声道：“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，圣人的话真是一点不错。女人的嫉妒，真是无药可医，可怕！”

“女人的嫉妒？女人为甚嫉妒！皇帝可以亲近的宫人成百数千，可这满宫的女人呢？连一个囫囵的男人也得不着，得着了也保不住！这是命，我认了。皇后不就是个摆设么？陛下愿意封谁尽管封好了，不必惺惺作态来问我，我也犯不着惹气伤身。”言罢，陈娇径自扬长而去。

不可理喻，不可理喻！刘彻负气地望着陈娇的背影，心里涌出一股怨毒。他就是要封卫子夫为夫人，越发地宠幸她。非但如此，他还要加封卫青。他要让阿娇明白，她娇纵任性的后果，只会适得其反。

次日，封卫子夫为夫人的诏书便下达了。不久后，卫青被加封为太中大夫。由于卫尉李广被派往陇西，平定当地羌人的叛乱，刘彻将皇室骑兵的教练也交给了卫青。卫氏一门一跃而为京师炙手可热的人家，趋奉者甚多。经好友公孙敖撮合，卫青的长姊卫君孺，嫁给了他堂兄，身为九卿之一的太仆公孙贺。

卫青的二姊卫少儿，后来也嫁给了詹事陈掌。皇室外戚中，卫氏之势，俨然而与皇后与太后两家鼎足而三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了。

卫氏的风光陈娇都忍下了，可数月之后，听到卫子夫又有了身孕的消息，她终于失去了理智。她要胭脂马上派人出宫，把刘陵与楚服召进宫来。上次祝祷后，她遣楚服出宫，藏在刘陵那里。

晓得皇后又欲行蛊，胭脂慌了，“宫里这一向风声很紧，后宫里头进来不少生人，奴婢听说是皇上派来查案子的。椒房殿左右常有不明身份的人走动，殿下要三思呀！”

“顾不得了，那贱人若再生下个儿子，做甚也晚了。与其这么挨下去，莫如拼一拼，也许还有活路。”陈娇容颜惨沮，可有股决绝之气。胭脂知道多说无益，领命去了。

卫子夫的再孕，对长乐宫中的太后来讲，是个喜忧参半的消息。喜的是，这次自己或许真就要抱上孙子，而皇后连同窦氏，日薄西山，怕是来日不多了。忧的是，取而代之的不是自家，而是煊赫一时的卫家。

“是么？”王姁端详着襁褓中的孙女，满脸的欢喜慈爱，她瞥了眼乳母，笑道：“但愿这回生个儿子。你回去告诉卫子夫，就说是皇太后说的，要她努力，生了儿子，这皇后的位子就该她坐了。”

乳母抱着孩子退下后，王姁的脸沉了下来。“费力不小，却是为他人做了嫁衣！”

陪坐在一旁的平阳当然知道母亲的心思。“女儿昨儿个去看卫子夫，她可是对女儿巴结得紧呢，一个劲儿地谢我。我想她不该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，即便得了势，也不会对咱们不利。”

“她巴结你？那是她还没生下儿子，身后还有个阿娇在那里虎视眈眈！等她做上了皇后，她儿子做上太子你再看看！”

平阳不以为然，“娘过虑了。除了修成，我们都是皇帝的亲姊妹。她卫家再发达，靠的也是皇帝，论亲疏她们没办法比。”

王姁摇了摇头，神色黯然。“可她若给皇帝生了儿子就大不一样了！做姊妹的终究是外姓，亲不过夫妻父子。”

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”王媪叹了口气道：“你二舅一死，咱家没有个男人能顶得上去。为了咱家这些个儿孙后代，娘得未雨绸缪，早作打算。平阳你要记住，今后万不能妄自尊大，你们得反过来，巴结卫家。卫子夫若真生下了儿子，准定会被立为太子。你们靠住卫家，娘就是不在，你们仍会有靠山，家人也才能长享富贵。”

王媪陷入沉思中，良久，抬眼注视着平阳，问道：“好像听你提过，你府里有个舞伎，色艺俱精，比卫子夫还强？”

平阳颌首道：“嗯。是有这么个人，叫李媪，称得上是个绝色佳人。”

“快把她找到！”

“怎么？找她做甚？”

“安排皇帝见她一面，自有妙用。”

平阳一下子明白了母后的用意，可对她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的做法，不免心存疑虑。“娘方才叮嘱女儿要靠住卫家，送李媪进宫，不是与卫家作对么？”

“卫氏一家独大，就不会在乎你们，再巴结，卫家也未必看重你们。可她若在宫里有厉害的对头，就端不起架子了，她得有人帮她，在卫家眼里，你们才更有地位。”

“可那李媪一走便没了音信，去哪儿找她呢？”

“要找，就没有找不到的。我听郭彤讲，皇帝前不久用了个刑徒为乐府配曲。这个人也姓李，原籍也是中山，一家子世代为倡。他代他兄弟顶罪，下了蚕室……”

平阳猛然记起，窃娘曾对她提过，李媪有个受刑的长兄在上林苑。“对。她是有兄长在上林苑，找到他，自会问出阿媪的下落。”

“这件事要让李家的人出面去做，你在一旁点拨一下即可。要悄悄地去，出之以自然，不落痕迹。如此两家都会感激你，借重你，拉你。到时候别管她们怎么斗，你记住，咱家无偏无党，谁也不得罪，即可稳立于不败之地。”

平阳连连称是。母后心机之深，令她吃惊，也令她佩服。

王媪吁了口气，“你按我的话把事情办了，咱家就没有了后顾之忧。娘年寿已高，操心的事还有两件，把这两件事办了，娘九泉之下，也可以安心了。”

“娘何出此不祥之言！甚事让娘放心不下？”

“还不是你大姊与隆虑家的事。金仲与陈珏那两个不争气的东西，娘还得豁上这张老脸，求皇帝宽恕他们。另一件更揪心，金娥嫁到淮南两三年了，看样子一直不舒心。她娘把她几次书信拿来我看了，信里的口气，她夫君对她不好，最近尤甚，逼得她下堂求去。当初，娘与你大姊一心想的是找个能让她享福的高门大户，没想到反而辜负了这丫头。修成整日苦着个脸，我知道她心里头怨我。也罢，我做的主我善后。无非与淮南退婚，再为阿娥寻头好人家。”

“这样子了么！”平阳颇为吃惊。“信里没讲淮南太子为甚对她不好么？”

王姊摇了摇头道：“男女间的事，阿娥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说。八成是那小子不正经，另有女人。淮南国没几个好人，也怪我看走了眼。”

平阳连连摇头，“下堂求去？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阿娥有甚见不得人的毛病，传出去咱家丢不起这个人！淮南国的翁主不是在京师么，娘何不召她来问问，能维持还得维持。”

“那你就找她问问。可那丫头精灵鬼怪的，又傍着皇后，跟咱家隔着心眼。我怕你也问不出几句真话来。”

“我哥与我嫂子为甚反目？”刘陵一脸的天真，摇摇头道：“这两口子的事谁知道呢？父王为此，没少责骂我哥，可他就是不听。父王一怒之下，把他俩锁在一间屋内，可越这样，就越生分。他们爷俩较上了劲，夹在当中受罪的是嫂子，整日以泪洗面。嫂子的为人宁折不弯，大姊该知道的。我哥我最知道，人糊涂不说，犟起来八头牛也拉不回来。”

平阳紧盯着刘陵，“阿娥人不丑，新婚燕尔，不该出这种事情。这里面一定有隐情！阿陵，你实话告诉大姊，刘迁他到底安的甚心？”

刘陵迟疑了许久，很为难的样子。“还能安甚心？男人还不都一样，喜新厌旧呗……大姊，我要说了真情，你千万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，要不我爷娘和兄长，非骂死我不可。”

“你尽管说，我指天为誓，一定为你保密！”

“我哥好色，还是个束发少年时，身边就有不少女人。嫂子人虽不丑，可淮南宫中的姝丽成百上千，哪一个不是千娇百媚？嫂子出嫁，我同行回淮



南省亲，没几日就觉出嫂子郁郁寡欢，后来听父王讲，我哥嫌弃嫂子，最多时一连三个月不回太子宫。家人相聚，见嫂子在场，他扭脸便走。父王一怒之下，才把他锁在嫂子房里，可还是不管用。”

王姑料事很准。刘陵绝不会讲真话。这番话是她与刘安精心准备好了的。金娥受淮南太子的冷落，是刘安与儿子一手策划的。婚事定下来不久，刘安便心生悔意。淮南这些年来，四处招募豪杰壮士，私造兵器，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。娶进一个与皇室沾亲的女子，时间久了，难免不被看出破绽，走漏消息。可无缘无故地悔婚，刘安得罪不起皇室，于是便与儿子合谋了这出闹剧，逼得儿媳自己下堂求去。

刘陵瞟了眼平阳，继续说道：“父王说，强扭的瓜不甜，这么撑下去，会毁了人家女儿一生。父王很苦恼，本想上书谢罪，将嫂子送归长安娘家，另择好人家。可又怕太后和皇帝生气，一直迟迟下不了决心。”

刘迁既是无可救药的好色之徒，看来只有绝婚改嫁这一条路了。平阳起身看着刘陵，冷笑道：“你兄长如此德行，怎配做太子，早晚得遭报应！你父王要谢罪就谢罪吧，好好把我家阿娥送回来。这世上高门大户想与我家攀亲的多了，我就不信，阿娥寻不下个比你们淮南更好的人家！”

“那是当然！”刘陵边送平阳上车，边赔笑道：“我哥那人品，根本配不上嫂子，嫂子再寻户好人家，气死他才解恨！”

待回到室内，胭脂从屏风后闪了出来。平阳来时，她正与刘陵密谈。

“这下，长乐宫那边，算是与翁主家结下仇了。”

“结就结，怕她怎的！谁让田蚡、太后当初上赶着把那女人塞给淮南的？这种以势压人的婚事，我父王原本就不愿意，是她们自作自受。”

刘陵满不在乎地说，心里很高兴代父王了结了这件难事。她看了眼计时的漏壶，对胭脂说道：“出了这档子事，长乐宫会记恨我们，皇后那里我就不方便常去了，免得被她们抓把柄。你自己带楚服进宫好了，药材我会随后派人送进去。你给殿下捎个话，要她小心行事，过些日子我会去看她。”

胭脂走后，刘陵回到寝室换装。椒房殿那满腹怨恨的女人，已引不起她的兴趣；京师豪门的斗鸡走狗，日复一日的饮宴更令她生厌，她交了新朋友，有了新乐子。她女扮男装，过会儿有人带她深入长安的闾里街巷，商家酒肆，

去见识民间风情百态。

小黄门苏文，匆匆赶到未央宫前殿旁边的值庐，一名中年人正倚案沉思，见到屋中没有别人，苏文揖手道：“张大人，椒房殿来了个女人。”

“女人？查过她的门籍没有？”

“查过。这女人叫楚服，是后宫的女御长胭脂从淮南王的京邸接进宫来的，说是请来为皇后医病的。”

“楚服？”张汤双目一下子亮了起来，他放下手中的简册，起身踱了几步，吩咐道：“你马上要司马门把两年来出入宫门的记录检查一下，看看这个楚服最初是在甚时入的宫，入了多少次，在宫中留宿未出几次。查明后马上报给我。”

“等等，”他叫住苏文，你先去趟后宫，多布置些人手，给我牢牢盯住椒房殿，有甚异常，立刻报我。

他兴奋地来回踱步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，他苦苦查访数月的案子，就要露头了。

#### 四十

四月的长安，春风送暖，时值休沐，司马迁与司马相如结伴而行，在东市逛了回市场。乏了，看看时候尚早，两人商议到现在已经非常出名的河洛酒家小酌一番。

进得大门，乱哄哄地围着一堆人，当中一人披散着头发，面色酡红，看得出已醺然大醉，他高举着只酒杯，不顾围观者的讪笑，踞地而歌：

陆沉于俗，避世金马门。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，何必深山之中，蒿庐之下哉！

当门一间雅座中，一名眉清目秀的少年，好奇地问道：“这个大个子甚人，当着这么多人撒酒疯，好没脸！”

相对而坐的男人三十出头，面相英俊，从装束上看，应该是大内的军吏。他瞥了一眼歌者，笑道：“你还真说对了，这个人行事不拘小节，宫里都称他为‘狂人’。”

少年颇感诧异，“哦，他也在宫里做事？”

“他就是天子身边出了名的弄臣东方朔。平素侍候御前，也总是这么装傻充愣，博皇帝一笑罢了。皇帝赐宴，饭罢他总是怀揣余肉，说是带回去给细君吃，弄得满身油污。他这么耍怪，皇帝很开心，总是额外赏他些酒肉。”男人脸上有些不屑。

少年望着东方朔，不解地问道：“在宫里能得赏，可在这里耍怪，他图得个甚？”

“这回不是耍怪，他是丢了官，真的伤心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前几日大内饮宴，他醉酒内急，来不及去圜厕，就在殿内的柱子后面小遗，被个侍御史劾奏为大不敬。好在皇帝不很计较，免他为庶人，要他待诏宦者署。他升到千石的太中大夫没几日，这下子一撸到底，是真伤了心，来此买醉浇愁，不想……”

“哎，你看，那一老一少劝解他的人是谁？”

男人随少年的指向看去，原来是司马相如与司马迁，正在搀东方朔起来。

“那老者是司马相如，少者是司马太史的公子，都在宫中为郎，是天子身边的文人，吾等老粗，与他们谈不来。”

“曼倩，起来，朝市之中，君如此自污，又是何苦呢！”

东方朔认出了司马相如，他挥手笑道：“是长卿么！你们以为我丢了官，借酒消愁？才……才不是呢。天子以弄臣待我，我便以弄臣自处，醇酒妇人，怎么就是自污？你……你听好了，古人隐于深山，而今大隐隐于朝市。我东方朔，即所谓避世于朝市间者，是大隐士！”

“好，大隐士！”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一边一个，将他架起来，吩咐酒保叫车。东方朔挣扎着，忽然放声大哭起来。“圣人说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，吾堂堂八尺男儿，被当作供人逗趣开心的俳優，有何面目见先人父母于地下！”

司马相如抚背劝慰道：“圣人还说过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。何况老弟的声名，长安三辅尽人皆知呢。快回去醒醒酒，莫让细君夫人苦等！”

“三辅，细君，回家……”发泄过后，东方朔渐入醉乡，喃喃低语着，被店里的仆庸搀扶出去。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将他送上车，又回到店里，拣了个散座，招呼店家上酒。

“这位仁兄看似旷达，不想热衷如是，可叹！”司马迁亦知东方朔被免为庶人之事，可失意一至于此，是他没有想到的。

“其实也难怪他，圣贤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读书人的出路，本来

就是人仕做官。沉沦下僚者，抱负不得施展，郁郁不得志的太多了。”

“小弟倒以为不尽然。长卿兄，小弟此番出游，曾专程去瞻仰圣人的遗迹，感慨良深。古往今来，天下的君王乃至贤人很多，当时可谓荣耀已极，死后又能有几个人能记得他们？可孔子则不同，其学问教诲，传到今日已经十余世，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艺者，无不折中于孔子，人称至圣先师。在下敢说，百世之下，其英名不灭。小弟以为，读书人未必一定要做大官，著书立说，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，藏诸名山，传诸后世，成就反倒要在那些做官者之上。”

看到司马迁少年英睿，朝气蓬勃的样子，司马相如心里一热。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再次有立言，人称三不朽。立德非吾等凡人所能为，立功要看机遇，立言全凭天分。子长有此志向，愚兄佩服。来，咱们干一杯！”

曾几何时，自己不也是个志怀高远，意气风发的少年！可岁月蹉跎，人不知不觉间就老了，须发苍苍，志气消磨。司马相如捋起花白的胡须，感慨道：“其实人之追求，随年岁之不同而不同。少年仗剑出游，谁没有建功立业的抱负？可时过境迁，雄心亦难免消磨，孔子说四十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确实如此。子长到了我这个年岁，心境肯定不同于今日。”

“长卿今日的心境如何，追求如何，可否告知小弟一二？”

司马相如微微一笑，“人出来做事，所为无非权势名利。做官求权势，从商求财富，建功立业，功成身退，求的是名垂青史。你羡慕著书立说，传诸后世，为的也是个名。其实圣人亦不能免俗，诚如孔子所言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至于我，文名有了，功建过了，钱也不缺，所求者情也，但求老病残生，情感有所寄托而已！”

话音未落，有人接言道：“亏你还有脸在此奢谈情感！你把文君夫人撂在茂陵独守空房，一去经年，连封书信也没有，天下薄情负心之人，我看就是长卿你了！”

司马迁与司马相如一怔，抬眼一看，原来是宫里的同事邹阳。司马相如脸一红，揖手寒暄道：“子曦兄！怎么找到这里来了。”

“我去茂陵有事，顺便到你家看了看，文君夫人托我为你带了些药来。她要我告诉你，消渴病最忌酒肉，要你清心静养，不要挂念家里。这么贤惠

的夫人你不知道珍惜，整日里痴心妄想，到头来还不是一场梦！”

司马相如有消渴病？司马迁也略有所闻，他仔细看着司马相如，果然形容消瘦，面带憔悴。

“即便是梦，暂解巫山云梦之思，又有甚不好！”司马相如苦笑道。

“子长不是外人，我就告诉你李延年的打算。我问过他，他的野心大了！他妹子不过是块图富贵的敲门砖，是要进献给皇帝的。与今上争美人，长卿，你即便有这个心，能有这个力？这个胆么？”

李延年如此居心，难怪他要将李媛送走。司马相如形容沮丧，嗫嚅着说不出话来。邹阳从怀中掏出一方锦帕，递给司马相如，恨声道：“君夫人托我带这个给你，你好好读读。当年你落魄之际，君夫人嫌弃过你么？现今你衣食无忧又靠的是谁？扪心自问，你这么做对得起谁？”

司马相如展开锦帕，上面以娟秀的笔迹，写着一首诗歌。

皑如山上雪，皎若云间月。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。  
今日斗酒会，明旦沟水头。踌躇御沟上，沟水东西流。  
凄凄复凄凄，嫁娶不须啼。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  
竹竿何袅袅，鱼尾何飏飏。男儿重意气，何用钱刀为！

体味着妻子的心声，一股温情汨汨而出，司马相如的眼睛湿润了。当年落魄无依，文君夜半出奔托付终身，夫妻当垆卖酒，患难与共时的情景历历如绘。以老病残生，还要痴心妄想，糊涂啊！天下美人多矣，可真能关爱自己，相守一生的，只是文君。

司马相如猛然扯下一块襟袍，铺展在食案上，大声招呼道：“店家，取笔墨来！”

邹阳问道：“长卿这是？”

“子曦责备的是，我辜负了文君。所幸亡羊补牢，时犹未晚。”言罢略作思忖，文不加点，运笔如飞。司马迁与邹阳看去，原来是写给卓文君的一篇书信。

五味虽甘，宁先稻黍。五色有灿，而不掩韦布。惟此绿衣，将执子之釜。锦水有鸳，汉宫有木，诵子嘉吟，而回余故步，当不令负丹青，感白头也。

司马相如将书信封好，交给邹阳。“烦子曦兄交与内子。告诉她，我不日便会求见皇帝，辞官归里，与之携老于乡梓。”

店门被猛地推开，一伙壮汉簇拥着一个瘦子走进来。看来是熟客，店伙很是巴结，把众人迎入最大的雅间。伙计们忙不迭地烹茶送水，端酒上菜，不一会，雅间中喧声大起，酒客们呼卢喝雉，猜枚行令，旁若无人。

“这伙人派头不小，是甚样人物？”雅间中那个眉清目秀的少年，好奇地问道。

“江湖中人。就中那个瘦高个，叫朱安世，是当今的大侠。十几年前在长安东市，他就是个一顿足乱颤人物。后来去了关东，改名换姓做起了生意。”

少年兴致十足地问道：“你认得他们么？”

少年就是改了装的淮南国公主刘陵，带她来此的是骑郎将张次公。父王嘱咐过她，要留心结交英雄豪杰，他日或可为用。淮南国内，不少豪杰勇士都是父王的座上宾。这个朱安世，无疑是个值得结交的人物。

“十几年前，打过一次交道。现在我认得他，他未必认得我。哎？那不是……”

一名身着便衣的男子进了店，不期然与张次公打了个照面，两人一怔，张次公喜出望外，正欲招呼，那人连连摆手，示意他不必声张，自己向他们所在的雅间走了过来。

“次公！”

“义纵！”

两人把臂相望，随即笑起来，各自朝对方的胸前击了一掌。

“这位是京师的朋友刘公子。这位……咦？老弟为何如此装束？”

“有件公事，为的是方便。”义纵看了眼刘陵，觉得似曾相识，揖了揖手道：

“这位公子，好相貌！”

刘陵莞尔一笑，“张将军，你这位朋友的大名？”

“这个人，别看他这般装束，眼下在京师可算是大名鼎鼎了。义纵义大人，

现任河内都尉。横行不法之徒，听到他的名字无不胆寒心跳。修成子仲厉害吧？就栽在我这位老弟手里！”

刘陵眼睛一亮，揖手道：“哦？义大人行法不避贵戚，在下神交已久，佩服！”

义纵看上去心不在焉，眼睛不时朝那喧闹的雅间望着。

张次公随着他的目光望去，轻声问道：“那里面是朱安世一伙。老弟此行的公事，与他有关？”

义纵颌首道：“此人这些年一直做阑入阑出的买卖，我听说是往长安贩运西域的马匹。现今京师的富贵人家，十有七八都换乘了他搞来的高头骏马，他也发了大财。”

张次公道：“朝廷禁的是马匹出关，往关里长安进马，好像没有甚禁令。朱安世他犯禁了么？”

“这么多马匹进关，函谷的税金却没有见增，我看他与宁成不清白，十有八九是上下其手，一贿一贪，逃漏过关的税金。”

一名随从模样的人走进来，附在义纵耳边说了些什么。义纵揖手作别，匆匆离开了酒肆。

刘陵不以为然道：“这个人，手倒伸得长。管事管到函谷关和长安来了。”

“你是说义纵？我这位兄弟最是嫉恶如仇，贪赃枉法的人和事碰上他，算是倒了大霉。这回朱安世我看是悬了。”

“噯，那矮子是谁，旁人怎么那么敬着他？”刘陵指着一个刚刚进门的矮壮男人，客人纷纷起身致敬。寒暄之声不绝于耳。

“是郭解郭大侠。”张次公一跃而起，也加入到店堂问候的人群中去了。

望着这个五短身材，相貌平平，谦和微笑着的男人，被客人们众星捧月般围在中间，司马迁等面面相觑，颇为讶异，这就是天下闻名的郭解？

司马相如道：“子曰：以貌取人，失之于子羽。这郭解如此为人看重，想必有他的过人之处。”

外间的喧闹声惊动了雅间当中的客人，垂帘起处，朱安世一伙走了出来。他带同属下迎上前去，向郭解长揖为礼。郭解亦长揖还礼，但谢绝了同席共饮的邀请。人群慢慢散去，他拉起朱安世的手，在散客席上闲话。两人相知



甚久而从未谋面，朱安世自做马匹生意以来，人变得谨慎而内敛，在郭解面前颇为虔敬，以后辈自居。

“翁伯兄的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得见，得偿在下平生夙愿。”

郭解谦和地笑笑，自嘲道：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，老弟笑话了。”

“在下欠翁伯兄一个人情，无以为报。此番从西域进了批马，其中顶尖的一匹儿马名黑鹰，脚程极快，望足下笑纳。”

“人情？老弟是说……”

“就是修成与昭成二君，翁伯在轱道上差点要了他们的命。他们回来说，是提到了在下的名字，足下才放了他们一马。这两人是纨绔子，被惯坏了，伤了翁伯兄的弟兄，兄弟我一直戚戚于心。翁伯大人大量，所幸今日能当面致歉，这两个小子眼下被圈禁于家中，日后怕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。”

郭解哈哈一笑道：“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我既放过了他们，自然不会再与他们为难。除非他们怙恶不悛，再犯在我手上。”

“那这马？”

“我收下了。如老弟所言，此马想必所值不菲，就算我反过来欠你个人情好了。”

“听说千秋兄代翁伯打理这家店，怎么今日没见到他？”

“他兄弟随军戍边，近日随主将回京师。他先一步回家，接兄弟的妻小来长安相会，昨日就走了。”

散市的钲声敲响了。客人纷纷起身结账，酒肆渐空。朱安世一行与郭解道别后，走出东市，解下拴在夕阴街道旁树干上的马匹。他翻身上马，隐约间看到街对面的树丛中，有双眼睛正在注视着自己。

久历江湖，练就了朱安世极为犀利的眼风。他做了个手势，纵马上前。手下的人马即刻呈半圆形散开，牢牢地将那人围堵在墙边。

“朋友，出来吧。”朱安世冷冷地说，幽黯的目光中透出一股杀气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入关这一路上，朱安世都有种隐隐的不安，似乎某种危险在向他迫近。这个窥测者，无论是江湖中人，还是官方的细作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他。

那人一闪身出了树丛，出乎朱安世的意料，原来是个容貌俊秀的少年。